



杏兩
編輯

文鏡餘光

天

15
1495
1



門 45
號 1495
卷 1



次 卷之一
上 下野遊行日錄
山 月堂記
詠 富岳
記 舊遊
觀 傀侶記
浴 思亭納涼記
聽 演說記
博 覽會之記
九 霞樓記
書 蒲先生九霞樓記後

早稻甲 大學 圖書館
35.3.16
藏 書

謁高山先生正之墓記
 茂魚探梅記
 栽菊記
 吉州字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真州東園記
 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黃州快哉亭記
 石卷山記
 遊墨水之記

梅溪遊記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借招亭記
 遊延生軒記
 移竹記
 遊金澤記
 遊愛宕山記
 春遊記
 其一東台
 其二墨池
 其三小金井
 遊神路山記

百忘隱者記
遊豐泉山記
遊小村并梅園記
觀梅遊記
三宜樓記
醒醉舍記
迎月樓記
養蚕場記
招奇記
吞海樓記
柘北寄傲園記
藤嶋神社創立記

讀我書屋記
月瀨記
禿彈紀行
杉田村觀梅記
管公画像記
小楠公画像記
唯有竹居記
名和長年画像記
說
神佛說
酒說
美人說

西瓜說
窮鼠噬猫說
節侯說
猿說
禽獸說
老子猶龍說
示弟立志說
雜說
愛梅說
全
惜花說
紙尊說

論
主忠信說
絜矩說

焚書抗儒論
論政治弊
加藤清正論
漢文未足必尊和文未必卑論
漢楚興廢論
子產論
論画功用
信長論
管原道實論

井伊直弼論
晏嬰論
李密論
薛貞賴長論
信陵君論
白起論
韓信論
枚本塞漁論
青砥藤經楠正成論
火葬論
懲奢論
楠正成論

子房韓信優芳論
德川家康論
藺相如論
鄭莊公論
常盤論
苟且不易論
周公東征論
奧田幸村論
但義仲論
烈義經論
文以氣為主論
題跋

題柳公訣子圖
 題常盤雪行圖
 題百花圖帖
 題執羅三郎相履吹笙圖
 題忽立郎訣別妻子圖
 題絲陰回碁圖
 題陶淵明歸去來圖
 題常盤雪行圖
 題平氏西走圖
 題穎刀新誌
 題香山仙窩亭圖
 題蒲相如奉璧圖

題赤壁之圖
 題穎刀新誌
 題亞細亞東部圖
 小楠公薛佳人圖跋
 書畫帖自跋
 題大家生會心處圖小引
 題寒江獨釣圖
 題拙堂先生南遊志藁本後
 水西莊圖跋
 題二松學舍生徒寫真圖背
 題子昂昏洞古經跋
 題平薩州眠花圖

題城山居城之篇
 題日本外史後
 魏叔子文鈔跋
 題訪戴篇
 題上招軒詩後
 跋大場祺甫登紀行
 跋不庵樂志論
 題画
 題靜寄余事後
 題赤壁篇後
 題琴榻詩卷
 雪灘奇賞跋

題辟舟評古器篇
 喻霞仙館詩鈔跋
 題習志野練兵篇
 陶靖節画贊
 題孟母疏板篇
 題漁二位獵富士野篇
 題鄭所南露根蘭篇
 題天章夜泊詩後
 題伊達子奧藏清人花卉卷
 題湖帆飽風篇
 跋赤壁別宴篇
 跋雪中乞兒篇

序

卷之三

題江南春曉圖卷
 題鷓鴣紀行跋
 題梅逸花卉帖
 題寒江獨釣圖
 題武侯岷山亭圖
 題漢樊鄴
 題斗承庵梅雀圖
 題夷齊採薇圖
 題張子房取履圖
 題寧歆鋤菜圖
 題和靖看梅圖

送手塚某行江州序
 遊峽雜咏序
 送友人遊佛國序
 本朝彤史自序
 中元小集詩序
 送友人某遊學清國序
 文稿自序
 送長井復堂序
 武將鑑狀記序
 送人登嶽序
 肖像自贊序
 書訣祭蒙序

送田邊士康序
大和草紙序
陸放翁詩鈔序
遊洛詩囊序
春山梅文撰序
江山寫懷序
續雪花扇說序
名山扇叙
柘陰快談序
送駒雷伯盛移居沼津序
東坡外傳序
送宜永世囊序

克庵紀行序
省鑑錄序
英雄而絕序
鶴梁文鈔序
送丸山望之鹿兒嶋序
觀梅詩卷序
送友人之東京序
本邦法令序
送塩谷脩鄉登富嶽序
自壽六十一初度序
竹外二十八字詩序
湖山樓詩鈔序

漫遊記程序
 西征詩鈔序
 山陽小品序
 兩軒詩州序
 洲崎八景卷序
 送村山平叔歸北越序
 送宮寄具祥歸加州序
 送伊藤元公歸陸奥序
 送伊藤元公遊駿河序
 雜
 讀之師表
 讀遠思栴詩鈔

祭族友中村文
 南関校開業祝文
 書靜女緒環後
 漁廷尉
 賣喪者言
 全
 哭馬渡陽一郎
 讀史記項羽本紀
 讀之師表
 讀文天祥正氣哥
 告學生諸君
 讀日本政記

教條示龍場諸生
立志、勤學、改過、責言

賣虫者言
年山本讀太郎言

晚晴梅八勝

冥梅味珠

杏花壺屋

蕉乘拂簷

金桂飄香

甲山夕照

連雲雪景

海口渡哥

戎嶋苗苞

樂山神社碑

讀菅右府傳

讀諸葛武侯傳

古琴番録引

硯匣銘

善棋者言

不陋居銘

吊櫻賦

契士喜劍碑

讀鄭繪餘意

復諭

伯夷頌

祝某學校文
觀楓小集詩卷引

謝贈菊

祭伊藤子豐文

謝人贈畫軸

大尾

以上二百四十九題

五月二十五日野遊行日錄

道溪流自灌莽之中來時聞樵斧色與澗谷應有函致
詩所云伐木丁丁山更函者過此境始知為佳句總閑
屋村之落真山地荒確不坐稻麥又之鱗介酒釀惡喝
甚即僅引數杯大抵溪澗多石而此溪尤夥礫碗林立
絹河盤迴其間大抵懸崖而為潭激而為練若揮轉
流水滔之觸大石響極矣過大海雨驟至崩嶺陟降
施平者衆散水石之勝極矣過大海雨驟至崩嶺陟降
三里一行皆備左右古木翳蒼山風巖末无雲撲顏神
魂飛動比抵福和右漸晴雲亦歛巖石湧光遊眺至
上削立万仞白石剝斂摩切穹窿玲瓏漏天光遊眺至
此毛髮皆躍叫奇不絕色恨無倪雲之筆徒天下午景
埋沒遊遠之地古人云山水亦有幸不幸豈不信乎渡

大林堂刊行

畧約登陔則為鹽湯以溫泉著與病者日以百教
予投明賀氏樓屋宏壯分為四十余室各占一房俗室
在谷底浴客以陟降甚苦溫泉鐵硫冷溫自適畜鹽田
鹽湯予試浴投水蟬暢係足以志連日道途之勞矣
山月堂記

壬午之夏得一宇於麻溪前面對山不甚廣朝于斯夕
于斯以為誦書之處矣余之有愛於此者莫如山與月也
山不過大余竇一卷石之多也上下不必要謝靈運之
迂而樹木鬱蒼月夕玉鏡現於其上清光所照可寶愛
也今夫山也渤海之山謝安之東山羊祐之岷山李
白之廬山而吾所愛之山一非山也山豈有二耶唯
有其高低平否深淺遠闊之別而已今夫月也則不然
古今一輪耳是以會興長安之月則今興吾宇之月也
其他吐蕃之月晉陽之月牛渚之月無皆非興吾宇之

文林堂刊行

月也嗚呼此景則吾宇之至觀而吾宇之至感也今夫
山如心樹如休月上山頂也其與樹相接則若語昔山
之景况若談昔時之因觀露福則若泣動於風則若笑
使恍為見昔山見昔月之想為噫山無情月亦無情而
使人起感如此於是乎月可愛可友山可愛可友矣作
山月堂之記

詠富岳

禾國之峯何屹然歐州之山何崇巖禾峯雖高不茹窺
山岳秀不嬋妍居不見扶桑芙蓉岳八朵玲瓏好屐履
四面削成太巍立雲在中腹兩起簾白雲噴上月臺
佳景奇色誰匹敵土壤不謀萬歲間秦帝蓬萊應此處
徐福求藥乃仙裳研容如期不為禎高秀如斯不為低
禾峯改山豈是比知是字內第一山獨表國華聳東海
天晴凌雲驚諸靈

記蕩游

明治己卯之夏，擬例賜暇，因下富永，踰函嶺，以進于東京。焉此遊也。所過非名山，則大川，非湖邊，則海濱。千而之奇觀，送迎余而如慰道途之勞者，洗中凡色，最佳。使人有羽化登仙之想者，其畫島耶。九月一日，癸亥，破行四里許，抵藤沢。右折而入小徑，涉片瀨川，茅屋點綴，村落將盡。乍見一大堤，寫其其上，造也。南望絕壁，孤島屹立于狂瀾怒濤之間。社傍巨屋，明滅于青雲綠松之中。所謂畫鳴是也。時海潮退而砂路通焉，可以徒步也。至則有華表道之左右，欄橋茶店，櫛比鱗次，宏壯華麗，驚人目。傭土人爲鄉道上石燈，不知其幾千級。盡而有社，其教三皇，各異所奉。祀天女也。殿廊之美，裝飾之壯，炫奪人目。島之背面，地以石成矣。土人云：無震災之慮，果然否。巖上有亭，翼然臨大洋。總而放眸，万里一碧，浩

文林堂刊行

渺無際。左顧總房之群峯，右回豆酸之山脈，蜿蜒連亘如波濤如翠黛。亭中置望遠鏡，遙翠一髮如，有如伊豆之大島也。帆影明滅如蝶如鷺者，漁舟之來往也。俯下瞰，斷崖峭立，海波激怒，玉碎雪飛，恰如千砲万雷。橋起，使人毛髮立，而老松數株，生于奇岩怪石之間。盤挈偃蹇，皆數百年之物矣。亭前有碑，刻哥下巖則路迂回，峻且岨，扞禦蘿挽，巽葛，頗窘行步。既下，教步，罕石一面，曰：奧板石後，負嶼巖前，臨蒼海，眺絕佳。

觀倪倪記

明治辛巳三月，倪倪師招本某，開場於吾熊木古街，名色蕭甚。觀錢日以萬計，余一日行觀焉。至場外，前榻教繪扁，以表其所作。蓋係觀音靈驗記，獻戶而入，爲人大小七十有餘。立者坐者，仰者俯者，行者行如，勤止若靜，笑若有色，而莫一有同者焉。鬚眉耳目，以至毛孔，微細之

微無一不具備焉其巧綴而活潑殆不可名狀天下絕
技至此極矣噫宏本果以彫列頭天下是非其初勤苦
莫心以極其蘊奧者耶凡天下之事莫皆不然焉苟兀
々不敢懈惰窮其妙矣得不如此哉况說聖賢之書砥
行者何難之有然而茫然未所得觀吾行未盡歟將志
未至歎感之作之記
浴恩亭細涼記
浴恩亭在驛南公園內調宮神祠之所在也老樹鬱蒼
花少雜生前縣令白根公更種竹栽花為士庶行樂之
地因營小亭自扁書名浴恩亭春於櫻巷夏於細涼秋
於霜楓冬於觀雪無不宜也是以風流韻士常携瓢而
游焉予家公公園甚近每休日往遊焉今茲孟夏市中
熱甚流汗淋漓乃避暑於此調宮祠宇宏敞金碧交輝
蓋所祭豐度大神也業史古昔盛時集奠賦于此地而

大林堂刊行

供神然後納宮云祠之傍有池架石梁蜿蜒如蛇小亭
有二翼然臨其上以碧蘿為門修篁環之曠遠人境入
亭莫若則市中之蕪忽消盡使胸中塵滌消於是納爽
籟之和風怡々然贊天趣也明府之在也暇日遊思亭
中揮毫以消鬱遣興抑明府留心政事崇文學實有以
化馴僧之凡而成改化此豈俗吏之所知哉今明府已
逝矣強欲見商凡不可得可勝感慨也少頃而夕陽方
沒歸鴉點々涼氣通身瘦史而雲陰掩天雨至滂々如
注故割愛冒雨而歸予將以今茲七月歸鄉其再末未
可知乃作文記應是再末因矣
聽演說記
本月三日之夜於當市尾上坐有志者開政談演說會
余挈二三友人而傍聽焉會者數百名滿坐皆聽客無
立錫之地辨士河野廣中以下教名各以懸河之辨侃

之閣之辨論政事之得失注滿腔之熱血喋々嗚々之
舌以論民權之可橫張說自由之可貴重或攻擊及對
竟之說與所不到言辭悲壯論正儀使聽衆感動拍
手喝采交起會場爲震動鳴呼可謂壯矣於是大有
所感蓋嘗之氣運之所向人心所趨人力不可支夫
問思想之存於人者兵力不能棄改權不能抑然而強
視棄之抑制之則招變故已猶燎野之火撲之則其勢
益熾猶趨低之水塞之則其力愈激故秦氏焚書抗儒
而而家並起趙宗大禁偽學而天下學徒滋衆此必至
之勢固然之理無足怪者顧近來各地無都鄙無不有
唱自由民權之說所至開演說會以論政事之是非志
士愛國之余議論或涉過激言辭或失租暴大爲警事
之所厭惡觸條例或命中止會散解法租或科罰金繫
獄者不可勝數則其存於人者積積而發奮油然雲興

文林堂刊行

教矣凡祭父倍平日宜乎愈壓而愈激益抑而益熾遂
以致今日之盛也古人曰塞人之口其害甚於塞河矣
豈可不察哉

博覽會之記

今字內駁夕字日進文明開化之域昨之發明爲今之
勞狗朝之見聞爲夕之土牛而諸椒園之奇巧與日月
共精明不問天造不論人工經羅宇內之萬物于一人
廈內競奇闔美而供庶人觀其物品多不知幾千萬人
人之智入契間斷稱之博覽會焉取他所長以爲己之
利猶以智力工夫行交易也又古今物品其國沿革凡
俗人物之孰否確乎可辨矣故愚者自勵智者自戒而
助世之文明其固覽焉
言也衆人處其固覽焉
九霞樓記

不登而登者九霞之樓也矣不飲而飲者九霞之酒也
矣追憶余之曾駕唐船過豫州三津港也會雲陰解駁
風止波恬唐人之峰岬居之山遠近相抗八城百合之
諸島左右相挾其他蒼岫霞室某洲某島四面挨逼而
呈技於激瀾澗瀆之間者宛在指掌乃當衆勝之會遠
見一湧灣如描人家數點隱見其間者豈不知何人之
所住亦見其勝之可玩遂沽酒豪吟大酌顧然醉而
去今茲老友門屋藍洲之自豫州至也齊橫扁一卷示
余曰是某鄉人稻田渙卿九霞樓面也子為記之甚矣
其面之鼓動曾考也唐人之峯岬居之山余之所曾觀
八城而合之諸島余之所曾觀蒼岫霞室某洲某島四
面挨逼而呈技於激瀾澗瀆之間者豈非余之所曾觀
而一湧灣如描人家數點隱見其間豈非此樓之所在
耶不面曾游之入此面內而有渙卿其人任其間也因

大林堂刊行

思禹時有知渙卿之在其樓上耶未必要舍船登樓飲
九霞之酒記其勝者矣而如何船之與樓相望在咫尺
而遂相失使如相避不知高人之樓九霞之酒天其愛
惜之不使登且飲耶否對面南望豈可喻之於懷乎
然今渙卿之寄圖徵文也未必不由向之唐船為之緣
也况所貴於樓者其勝而已矣豈在其登且飲乎夫登
而不玩其勝是不登者耳飲而不玩其勝是不飲者耳
如余曾游渙卿之樓其樓飲其酒其勝則未嘗不飲而玩
之蓋船中之勝即樓上之勝而我酒即渙卿之酒耳謂
之登且飲可也則天之使玩其勝於曾遊安知非欲使
記之於今日而渙卿之觀其文安知船之遊安知非欲使
九霞觴中渙卿嘆而飲之
不見而見者九霞之樓而已若不醉而醉者子明之文

書苗蒲先生九霞樓記後

而已矣。夫子明寫極也。縱橫奔馳，奇而妙，華而快，有波瀾。有頃挫，有少沒，突如。既具九霞，極之奇觀，有而至。其構造之佳，絕則子明之文，以詳之一幅之中，實天下之絕景，豈不愉快乎？然有此極，有使極而與此酒，豈非金壁之微瑕乎？嗚呼！何其然！余將曰：使余醉飲者，其真子明之文也。目視而奇，觀極之快，與手取而口。死心樂何可軒，輕哉！然則極之奇，觀極之快，與手取而口。悉由子明之文得之。是余所以曰：不見而見，不醉而醉。者也。曠世之後，方里之遠，文以微之，文以醉之，豈非天下之乃筆子明治發未清明後三日書之。

於南方大人指示曰：彼則南筵屏風山也。山脈連亘，聳於幼時，從家大人指示曰：彼則南筵屏風山也。山脈連亘，聳

於西其端曰高良山。之西廉則野川高士高山先生。之墓在焉。遂為余說先生為人，余聞之，激昂不能姑措也。後教羊及詠高山操志，欽慕之情，愈不能禁也。今茲某日，謁其墓，冥煙荒草，方籟悲号，似吊函魂，余彷徨低回，不忍去也。熟視古今，魯連教言秦軍避三舍，胡詮一疏，好獨寒肝，敵國聞之，魯然變色，所謂精誠一發，鬼神泣壯烈，笑鳴呼先生，三條橋上，一福之謂，精誠一發，鬼神壞積威之，輿政以興，曰：天之多事，若使先生見之，泣乎？然星移物變，國家多事，若使先生見之，泣乎？將笑乎？十有年矣，前余得聞先生事，於家大人於今，欲質之家大人，已逝矣，噫！悲哉！事於家大人於南窓下。

茂魚探梅記

文林堂刊行

曰刻明之愛菊也良有以矣夫菊之為物偃蹇傲岸
標孤分不為霜屈不為露撓若々持貞操而特立絕
有妖艷媚嫵之態則花中之隱者也而刻明高蹈
晚却塵世屏居孤山其節高而其跡馨則入中之逸
也夫妖艷媚嫵之花而高蹈勇退如刻明之人必不
也碌々斗管之人而遇清標高於如菊之花亦必不
也亦有菊之奇而刻明愛焉有刻明之貞而菊托宜
莫逆也余也與刻明之貞無菊花之節而菊托宜我
孜孜勉強之不暇欲跋名山大川盡天下之學未成
養其志氣未可得也而胸中之氣鬱積或恐將疾病故
裁菊花于庭前朝夕培養之退食之餘吐哺之暇吟
盤桓則足以排函鬱而暢襟懷矣是余之所以愛之也
君天高蹈勇退脫却塵世者高人隱士之事余輩所
能企及也友曰善遂以為記時菊花繞階筆硯皆薰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
下其要有我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
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
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勸農桑責吏課學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宮之員然後海
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
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
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
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
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夫備欵是以詔下日臣民喜
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復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
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候寬之至也謀
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

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
一而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
以為多學有堂筵奇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
息之亭巖之翼之壯偉閱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未
學者常三而餘人子世家於吉而監官於朝進不能贊
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朝然予聞教
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草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
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復逢久於縣之吏不
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
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
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疾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
止幸予他日因得歸采故鄉而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
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

入於其里而長知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
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
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象賓之後聽鄉樂之哥飲獻酬之
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
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廩以
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函谷窈然而
深藏中有清泉瀟然而仰之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
疎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
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
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畧誌升高以望

清流之閱欲求暉曾就擒之所而故老皆與在者蓋天
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
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
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而年之閒漢然徒見山高而
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殊外於江淮之間舟車
高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賦
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豈而
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
而聽泉投玉芳而蔭喬水風霜冰雪剗露清秀四時之
景莫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
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
年之樂者幸生異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
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大林堂刊行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色潏潏而泻於兩峰
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
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
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於山水之間山水之樂
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
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
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
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
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偻提携往來而
絕者孫人遊也臨溪而渙後深而負肥釀泉為酒泉香
而酒冽山者野蔴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

非絲非竹射者中奔者勝饒籌交錯起坐而誼諱者象
賓權也蒼顏白髮頽字其中者太守醉也而夕陽在
山人歌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壺上下
遊人公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
之樂人知後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
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政陽
修也

真州東園記

真州當東南之水會改為江淮兩湖發運使之
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
使也得監燕御史裏行焉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乘
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廩宮以作東園
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
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而畝而流水橫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望以拂雲之亭也吾俯以
澄虛之閣水台後以畫舫之舟啟其中以為清談之堂
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函蘭白芷之
芬芳與夫佳花美水列植而交隕此而前日之蒼煙白露
而荆棘也高甍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其寬間深
靚可以吞遠響而生清風此而前日之垣墉而荒墟
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而前日之晦冥
雨也鯉魚之戲之鳴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屬之所載
蓋其一二之略也君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
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
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
大槩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皆與
之共學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地臺日益以新
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與日而不衰而吾三人者有

時而皆去也。豈不眷之於此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
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前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
又汲於其職。知所先後。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
莫不辛苦愁怨之。豈然後休其間。又年四方之賢士。大
夫。夫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有鄴元以為下臨深潭。微
風鼓浪。水石相搏。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
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
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音函胡。北音清
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
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
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
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其所謂石鐘者。

文林堂刊行

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磔々然。余
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
大石側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
聞人聲。亦驚起。磔々雲霄間。又有泉。如君。友人。大。且笑於山
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豈笑於水
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
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
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而人。空。中。而
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
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也。古之人。不
之。與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哥鐘也。古之人。不
欺也。事不目見。聞而臆斷。其有與可乎。鄴元之所見。聞
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
壁之下。故莫能知。而後工水師。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

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
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鄙元之簡而笑李璣之陋也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
也舖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
可悲也人之所欲與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惡之辨戰於中而公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
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而夫求禍而辭福者常
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移於物之
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及覆如隙中之觀聞
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我常眩亂及覆如隙中之觀聞
大哀予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

勞谷雕牆之美而庇水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者厨
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
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
亦予之控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
水以修禘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
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
常山岑沒隱見若近君遠庶哉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徑適也而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尚
父奇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
陰之功而予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憂烹而冬温雨
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
池奠釀秫酒滄晚粟而食之且名其臺曰遊予於是見予
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

文林堂例

莫所往而不樂者蓋存於物之外也

黃州快哉亭記

江之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相沅北合漢
張君夢得謫居奇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沅
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
東西一舍濤灑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之設於其前
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
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山固陵起
伏章木行列煙消日望復夫樊父之舍皆可指教此其
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
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騁其流風遺迹亦足
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
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

文林堂刊行

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
言蓋有訊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
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
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
其中坦然不以物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
患收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長江之清流
人者將蓬戶窺牖與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
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
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密驢人思士之
所以悲傷嗟悴而不能勝者鳥觀其為快哉也哉

石卷山記

三河奧竒山唯有一石卷山其為山半腹以上全骨
肉特立數千仞蓋造物者收拾一州之竒石以示此技
巧欬某歲某月某日余過崇山即山下村也時天色空

濛煙雲往來乎山之四面，斐幻之沒，更一層奇觀也。詩
立久之不能去。

遊墨水記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游墨西之超然樓，係柘
本鑿奠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
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廻里，則花
木兩三株，欣欣遊人，古哥所咏，青山之口，一樹先導者，
想應與此同趣。行數而步，樹滋多，花滋穠，清流碧疇，尤
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翠楊之表，所謂
超然樓，應在此際。時有猗筋載妓過其下，因戲口占曰：
昨日樓頭會李杜，今日樓下見楊妃。九墨堤十里西畔，
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間有少
曲，抵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抵，以至木母寺而窮。花慢
蔽地，恍疑奠路，排而進，則如白雲空湧，杳不見際。涯低

回之頃，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若
霞飛鳧，閃々字垂，柳疎栢之間，長流滾々，潮滿石鳴，而
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鬢如拭，又字內之絕觀
也。先師懷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
莫及墨水者焉。洵然，復更天陰風起，若更繽紛，游人匆
忙散去，而暮鐘之志，沈々度花間，余於是頓然有感焉。
天有陰霽，花有閑落，而又不不能要老少盛衰，自顧艾年
加七，輝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奉子教十人，大率青年
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異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
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于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
或一萃自喜，頽壁委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嬰狀，何有
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過也。既孝之後，教日僚友會超
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啟
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

梅谿遊記

何地要梅何鄉粵山水唯和州梅谿花扶山水而奇山
水得花而麗為天下絕勝然地在州之東陬嶺西僻舊
罕造觀者名不甚顯自我伊人始云後僊種梅為業
者九十村曰石打曰尾山曰長引曰桃野曰月瀨曰嵩
曰獼獼曰廣獼屬和州曰白橙曰冶田屬伊州在我上
野城南三里許我藩封疆際全伊半勢外又有城和之
田五萬石環梅溪而處而種梅之村多屬他封和之
廣瀨嵩村伊之白橙治田為我若下而已然按舊志月
瀨諸村多屬伊之人道戰國之際豪強相奪此地始屬
和今審其地勢迤上野城山脈相通理固應然故和人
之來常少而四五十年來伊人每常往觀焉溪之勝於
是予顯矣十村之梅不知成萬株然不盡臨溪者溪者
最為清絕後發源於和之宇陀歷伊之名張而到於此

文林堂刊

廣始石步尾山在其北岸嵩月獼桃野在其南岸危峯
層巖簇々錯立其間梅為之經而栢為之緯水竹點綴
之餘住津城距溪始二日程久續游而未暇也庚寅二
月十八日與宮崎子達子瀾山下直外如伊州遂往考
有上野人服部文稼深井士發等為導美濃梁公圖及
其妻張氏遠江福田半香亦來會未下也城門行一里
余為白橙山谷間已多梅花漸入佳境又半里弱為石
打又行木一里尾山在目為之躍然至則遍地皆花余
初恐違花期見之心降人憩三學院約齋而中往觀一
目千本梅溪之賞如於是矣還抵蒿村舍舟上岸綠竹
數畝臨水亦梅溪中不可少者也西麓梅花亦多與月
瀨之花相連爛成銀海西行數而步花間得敗螺旋而
上定為月瀨山腹香雪中一大大石苔蘚被之蒼鬱可
愛踞而少歇蓋上至巔眼界豁然溪山呈露與得藏匿

花益山塙壑，亦望鵞然。譬如登泰山，下瞰大地，皆白雲。是得梅溪之全真者也。宜乎月懶之名，獨顯不止。其名雅馴也。適天復陰，雪大至，風薄之，如舞蝶塞空，亦奇觀也。下溪索渡，還天復晴，過杉谷、尾山之第、六谷也。固阜陂陀，得徑而上，俯見花堆積谷中，疑為殘雪。土人為導者曰：雪君不消，花莢凍瘁，獲實不饒。幸消釋盡，今年必豐矣。余因詳問一歲之人曰：尾山一村，上熟得乾梅二石，馱每馱壹斛伍斗，重二百斤，併此間十餘村，中熟大抵得千四石，馱上熟二千馱，每馱價銀玖什錢，或陌錢云。蓋地既境坤，不可耕，以此當穀及實熟，採乾送京師，染肆獲錢不減萬石之人，亦山中經濟也。聞備後三魚有大梅林，未知與此如何。公菴曰：吾遊三魚者，再為地平遠，與此間異趣。花之饒，或可相誇。視地之勝，則不及遠矣。愈上，則一目千本，見於左，又斯望南岫之花，不

文林堂刊行

減月，觀之，適斜日射之，花光煥發，芳霧噴山谷，殆使人目眩，不能正視，亦一奇也。
遊箕面山，遂入京記。
余在接既，淡辰，遂將入京，久聞箕面之勝，冠於成都。謀近路過觀，二十七日，下午，癸亥，東北，復長，柄川，行五里，至山下，盤迴而上，則淨境別開，清溪奔駛，紅欄橋架有，此間竹經，相緯一往，函抵心甚樂之。但日昏黑，寺閣閉矣。投宿門前，茶店背，即溪，終夜有芭，琅然，到枕，明旦門開，至觀音堂，稍前，左右有磴，左為行者堂，右為辨天堂。堂並宏麗，合名之曰龍安寺。滿山皆楓，爛然，飽霜，色如渥丹。綺錯水巖之間，時有墜錦，點波，焉然，流空，談者多言其勝在高雄之上，意然。冬後，門沿徑而行，楓，盡，枯，束水窮石，豈有巨巖，竦峙，大如夏屋，曰唐人居，之，為，言及也。相傳昔有外國人來者，至此，農陝，及去，故名，更進。

聞大色韉之震山谷徑轉望見瀑布後逆上掛絕壁長可二百
尺噴珠飛空跳擲而下至潭底復逆上輒夷然雷動有
一佛堂面瀑登觀焉凜然魄悸不能久雷而吞聞近或
瀑布以那智為第一此瀑垂之想當然且此瀑直下略
不屋而比之曳布瀑曲而下者其勝名異曲者委蛇
著態小品之文也直者奔放駕勢大篇之文或謂文貴
曲而賤直非通論也余觀二瀑而知文有大小之別矣
自堂右踐磴而上望瀑頂四蓄碧方三丈上流灌注
底深不測蓋瀑之烈也後後門至此凡十八町又一里
許至勝尾寺中堂安觀音大士為西國三十三所之一
望前門下改五丁至郡山遂北上入京教日往遊高
雄及東福寺兩地之楓冠於都下号称勝區然余終不
能忘箕面之勝矣
借相亭記

會津塙子遜嘗攝一亭之外與花木可翫惟鄰家一老
松蜿蜒過牆而蔭焉子遜甚愛之因揭其楹間曰借松
鄉人呼而笑之曰松非吾有而借以余亭是攘人之物
自誇有亦異乎子遜置而不辨托牧魚羊陶索江都
諸儒之文鄉人益呼而笑之曰松非吾有而借以余亭
又借人之口以索文是借之也又借松仁義劉先主借
予之曰奚害焉古亦有之五霸借仁義劉先主借荆州
是借之也於功利者也賈浪仙借月蔡維中借竹是借
之矣於興趣者也均之借也松於功利則人賤焉於興
興趣則人褒焉今子遜之借也松於功利則人賤焉於興
之也苟以借病之天下皆借以安吾身者也非惟人為然
車馬服玩器械之屬皆借以安吾身者也非惟人為然
松亦有之借土壤而生借雨露而長借子遜之亭而攝

名於都會是格與子遜交相備也。孟之通以為根柢借斑馬之文以為華彩借諸子百家語以為潤飾其所備不可毛舉而今亦借子遜之亭以試其技是諸儒亦有借於子遜非獨子遜借羊陶之口也。鄉人乃喟而笑之不亦固矣乎。抑予邴邴有櫻教十章花時如香雲近與書樓相對予每借以觴客有人有笑之者故為子遜解嘲亦以自解嘲云。

詳曰把借字翻弄教過愈之愈妙始以亭主借邴家之格而後以作者亦借邴邴之櫻樹而結前後對照下如有無與有意無意之中含多少之深味無限風調。

遊延生軒記

延生軒在下八刀村前山長谷川泉之別房也。而山水之秀美亦與他可比者。而後菊蕘之所往來未嘗文人墨客接踵此地。故世識其為勝地者鮮矣。而予不意聞

其勝今茲壬午晚春始往遊焉。是日天霽氣朗春光含霞。寶宜吟步會井上眉端諸子叩予門曰。良辰難得花候易失。子何不從予輩遊于郊下。乃同之蘿郭羊里至澁水亭。主曰。我亭與可觀而延生軒之山媚水明足以為詩文之科矣。則使主人先導。亭放眸。辟山四圍起伏連綿細流滾之貫田畝間殆教里已而踰園。澁有極道柱徑寸余架二板負不盈尺財通一人。驢然而搖。若失一步則墜落碧潭中。急流激石巨壑。色礮。色飛散。飛雪耳目聾。亂衆驚愕。戰栗而過。殆與人色道或峻或夷有艱難有佳景畧與世途相似。行教十步有門。閭乃入。樹木蒼鬱不漏日光。殆為日暮之思。仰見教大楓樹為林。其大各過合抱。有木橋倚望溪間絕壁。千仞。溪流照眼。骨毛為之冷然。過橋而有茶園。芋垣之地攝亭。扁云延生軒。僧鍊岬之所居也。墨跡雄偉。既而巡

亭將降石階有一翁被帽倚瓢臥草上仰見余輩予不知其為何人然知其必為晚塵之士已降過其傍翁呼曰藤田水石子予應色曰然矣始知為毛利南洲先生先生乃奉太白指爛熳之花曰有此好下物何得與子不共醉予飲三杯眉端等冬盡其量而酌皆醉漫步又有石橋溪水流其下銷熱杜鵑露島之屬陸障相交倒蕪歌於水上溪水裏作猩血色亦為奇絕先生吟曰雅羨我與水色相雜喧然予戲曰非特雅羨先生之醉眼生雅羨耳衆為之哄然日已暮予乃期再遊割愛去有歸就云而可再末愛紅粟之暮予乃期再遊割愛去有歸就寢夢魂猶有山水之間明日記有

久而益秀碧而葉繁君子之羨者也直而正益長而益盛益久而益秀碧而葉繁君子之羨者也直而正益長而益盛

文殊堂刊行

之身者也長而益盛君子之德也晉有七賢唐有六逸皆愛竹蓋其清妍瀟灑有類於高公遠之也今之文人騷客徒愛春花夏水秋月冬雪而不愛清妍瀟灑是及竹之為竹晉賢唐逸之為賢為逸也壬午之秋魯伯仙史自移翠竹數十竿鬱然為林乃日躍孤榻傾太白不知晨光之微也凡知我所愛則知晉賢唐逸之所愛也知晉賢唐逸之所愛則知竹之性也知竹之性則知其樂於春花夏水秋月冬雪遠矣詩曰綠竹猗猗有悲君子

篁園曰秋然不亂而風趣可掬

遊金澤記

山之自東北來者寬海而西走群巒又起于其南與之銜海相對嵐光水色朝暮映帶間澹暉遠景勝可玩者

是為金澤。操觚之好遊者，少不能不采。曠千此云，亦
耳其勝。然壘事鞅掌，獲罪於山水久矣。今茲三月，適
前橋子，負訪梅杉田，遂決意赴金澤。山徑崎嶇，窘步
教里巖岫，崖腹時見梅花，与栢翠竹綠相映，極有姿致。
抵擲筆山，訪能見堂，當祭已久。古栢鬱然，獨存耳。路堂
趾而眺，金澤在肩，睫雲相逐，高復叟而變，湧坳滌浦，皆
動。余在喜，欲舞下山，就之風光，亦變其趣矣。九覽亭者，
在昇天山之頂，山蹊於海中突起，數十仞，狀如蓬壺一
目可盡。山海之長，余贊而詣亭上，左顧右眺，無不画境。
山色孤茫，紫翠稠疊，雲鬢霧髻，如簪如笄者，或隱或露，
而烟波浩盪，倒涵之勝，神景精皆未呈。媚於軒窗，欄
外，余因問亭主人，一求其名，蓋彼管戶，後落於我于
鏡者，為瀨戶野島之南島岬，對峙，帽島似帽，猿島似猴。

大林堂刊行

皆以形得名，其背天水，亂黏，漫漾一碧，房嶺總峯，蜿蜒
壽奔，喚之欲誓，既而夕陽在山，欵乃之，色自遠，而末襟
懷，徇然，壘盧嶼，而顧而望，稱名寺，草樹蕭鬱，晚煙搖曳，
其傍則在昔，文庫之所在，今亦化為孤棲，兔窟，斷基遺
礎尚不可得，因想金澤氏之盛時，滿目悽然，低回久之。
晚投總宜橋，与子貞，喚酒賦詩，遂就眠。半夜夢破，氣象
荒涼，起而推窓，天陰江暗，唯聞四響，巽禱如琴，竅耳
前橋東海，許天下之佳境，天下之妙筆，栢州山水之記，不
於前
右郡鐵研評筆，路清楚，神韻滿面。
登愛宕山記
已而仲秋，余將登愛宕山，探其勝。十二日未明，載星而
也。右折取道，隴畝間行，可一里有村，曰上嗟峨，乃按茶

唐朝食之謁釋迦堂又行數丁始見華表是為山麓後
是至絕頂五十丁所謂愛宕坂也乃為峻峻既過華表
忽得一峻坂呼試坂行十二丁有溪函遠是為清龍山
間有川架長橋曰渡猿橋分下竹樹茂密水石清冷甚
可愛也然以前程尚遠不得久留乃投旗亭較裝就坂
路果險峻一步一息有茶店輒息午下終及里門入門
教而武地始垣曠亭樹夾道別開淨境是為絕頂進謁
神殿所祀旧称阿太子山權現即係伊弉册尊火產靈
尊二神堂宇宏壯使人肅然既謁遂將瞰城册尊全地而
以老樹蕭鬱不可望見乃少祠謀之獲者指亦其處輒
隨而赴焉自樹間俯瞰所見虽非全地然京師四疆悉
萃眉宇但為雲煙所蔽不得久視此為可恨已既而復
由前路下路上四顧則城册諸山環拱脚下宛如屏兒
羅列師前也余於是益知是山之特也屏峰下宛如屏兒

文林堂刊行

下羊里許錚然忽聞水色乃知漸近川遂達清瀧復就
前亭總有亭臨川蓋川發源於北山經三尾伏流於此
而南入澗河云一望之間千竹蒼然萬樹鬱然川中多
大石蟠者若龍蛇踞者若虎豹而流水曲折激而為湍
奔而為虹舒則如雲蹙則如煙函奇險怪不易名狀余
甚樂焉即呼杯命饌又聞是川所產香魚其美不讓桂
河也便問其有異亭婢曰已入下流今復有矣時羞
惟茵為美供之如何乃曰亦可遂買一醉而之行可一
里顧望岩山超然在雲表都人稱其高峻比壑山想當
然未及城市羊里暮色四至乃賃車而還既還把京師
地面閱終日所經恍如身尚在其境山水之秀絕躍然
於眼前矣因為之記是日同遊者柘本万年及兒更之
着池三溪許余住京師八表葛於此矣而岩山常在目睫為盛事所驅迫
未及理杖復而登臨也公今少壯加以勝具之富登覽下土徒步如夷又

記而傳之筆舌之健殆有勝於勝具之健者也余老憊寸步足不出門
坐而得領其勝概亦可以抵宗少文卧遊也
石津灌園許余未登岩峰故未敢質言此文之妙然今讀此文而得
略知岩峯之奇矣幸甚

春遊記 並引

余与岩倉雪堤結交數年於茲矣雪堤為人真率而不
飾余始見之既有不舍之思當時其居与余居相距極
近殆若比隣是以來往無虛日風晨月夕興來則莫苦
茗而對酒上下議論而極快其後余移居因來往不能
如舊然至於交情則依然不變矣明治庚辰春三月余
偶罹眼疾醫家固禁讀書乃不得已而漫游送日或觀
櫻老于東台或賞春光于墨陀或曳杖筇于小金井凡
此諸游未嘗不与雪堤共也一日雪堤日向明窓對淨
几後窺陳高事操觚將何益也會奉朝命而赴奠本者

雪堤未告白
告于定下
而與

吾因欲從之而往有余悲別親友又嘉其志也乃謂雪
堤曰子勉旃男子豈可一日安居鄉國哉宜暫游諸州
而親嘗艱苦也子勉旃雪堤終以五月五日癸東京上
程大數年之親交一朝而千里隔絕不得且夕繼而相
見欲飛而往奈身無翅何夢裡相遇醒則不見人一念
至此我心豈與不怛然而傷悲予哉嗚呼良友去矣佳
遊不可復輕獲矣於是追想往時之遊綴所記於心者
以作春遊記三篇聊慰惆悵之情云

記一東台

隆然鬱然突起于闌闌之中而以花著者東台也其地
則深邃其花則艷麗春遊之候都人士女萃至焉而不
至雜杏之甚如墨陀又不知寥之甚如小金井也地
真可稱無過不及者矣明治庚辰春三月三十一日余
將遊有乃誘雪堤曰春和韶蕩風光可賞禽鳥弄色于

文林堂

深林百花闌，長於芳園。良期易去矣，閑暇難得矣。請相
共，將東台以散積日之鬱。雪堤曰：「諾，終相共曳杖而行。」
櫻花又行四五丁許，眼與閣然。寥廓悠長，瓦屋之簷次
市廛之交錯，悉列眉睫。東南望海，則蒼波炎荒，風帆浪
舶，往來乎其間。西北望山，則堆藍凝黛，少入于煙雲杳
靄之中。凡此奇觀，絕勝可一目而盡者，九段坡也。下板
而東行，過小川，丁渡石橋，而北行十教丁，終至大遠人
馬給，繹往來，若織上野山。屹立于北方，高樹萬株，清秀
敷舒，樓花相雜，綺錯繡錯，翠色隱隱，怡如新沐。麗渡三
枚橋，直至山下，登石磴，十級，憩樹下，少頃，至清水
閣，倚欄，回顧，滿山櫻樹，一時亂發，爭妍競芳，微風時至，
則花岸墜，香恰如白雲飄，其景色之美，不可名狀。放
眸一望，山下有水，曰不忍池。水之清瑩，與花光相映，豈

一層之佳觀，下階而北，行櫻樹下，教百步，又抵而西，至
一小丘，有一佛像，長一丈余，安置於其上。余駐足而觀
之，時有兩三人，亦留而觀焉。久之，一人曰：「試以吾身，與
彼像較，則九牛一毛，蒼海一粟而已矣。豈不亦大哉，豈
不亦大哉，因嘆賞不已。一人冷笑曰：「子何昏愚之甚也，
子不聞乎？大和平城，亦有巨像，人可開傘而坐，入于其
鼻孔，之々大如此，全体之大，可推知焉。今此像，雖大焉，
其鼻孔之小，不足以容我腕，猶且不足以容况我
体字，而子以為大，嘆賞不已，真井蛙之見，豈非可笑矣。
耶言畢，熟然而去。余聞此言，心竊有所感，凡人之病，在
聞見之狹隘，聞見狹隘，則其心不竊，其心不竊，則其
大以魯為多，維橫顛倒，錯繆紛亂，其失不可勝教。今夫
人苟能一技，巧一藝，則曰：「是亦不足矣。」自以為識者，嗤
笑其後，此

皆坐聞見狹隘而其心不明故也豈欲遂赴墨陀問
者而已乎哉時方近正午余以時尚早欲遂赴墨陀問
雪堤雪堤表同意乃下山而東

記二墨陀

已而至淺草乃喫午飯至吉妻橋清江如鏡水光浮天
萬頃琉璃浪層層之漲漫浩渺極目無際船舫柳比帆
竿林立棹哥互唇渙唱相應沙鳥浴水悠然自適渡橋
而北過枕橋行教丁許始得花而候尚早花未全開余
大失望然欲觀前路勝景又行教而步有櫻樹數十章
列植兩側其絕艷如畫微風拂袖清香撲鼻目之所向
真非花光雲影遠近相含嗚呼花也不過一無情之
物耳然猶為千萬人所愛賞為文士騷客所吟咏其豈
榮如何哉而人也萬物之靈然高終身碌碌不見於世
者何限是不耻也就不可不耻也孟子有言曰耻之所

文林堂刊

人大矣無耻之耻終要耻矣夫人苟耻不若花而自激
其志則何耻不若花之有是日也以花候尚早遊人不
肯至實望外之喜也遂至梅君塚則殿堂門簾疎橫無
幸庭除清潔石砌坦々殘碑橫焉磊碣石在焉皆有銘
文有詩哥或有刺差而不可諛者或有鑄明而不滅一
字者字体通古筆力雄偉不易尋得者矣細流溪々鳴
字其間丹楓翠竹交如錯綺林木繁秀樛葛蒼鬱庭草
芥茂茁香襲人坐楊垂柳昏姻々細橫鳥色清碎似非
人間世余樂之存觀移時暫而雪堤謂余曰觀止矣請
自此還乃回踵而歸

記三金井

玉川兩岸遍栽櫻樹其間約二里許其教不知我而十
株世稱曰小金井之櫻在皇城西南五里余每歲花時
極為盛觀然地函境僻是以遊人不肯至此之墨陀之

喧闐置啄其差異不啻天淵也是以遊人不容風流韻
士發賞有而不置余欲遊之也久矣而未果望徒誦
前輩好詩佳文以想像其勝耳明治庚辰春四月二日
約雪堤以明日遊小金井會三日雨不果鬱鬱不樂四
日晚晴余在躍匠造雪堤氏曰明日定好天氣矣盍尋
前約乃五日味爽速修行裝足着草鞋與共出四谷門
而行過鳴子驛至中野村此間始二里許而不覺其長
如一瞬而至蓋足着草鞋以不苦步行也中野村終心
以兩後道路泥濘深沒馬蹄然余及雪堤勇氣致之不
少辱境東西奔走南北馳騫務覓好地而行之幸
里余得歧路一廣一狹土人曰廣路可以至小川狹路
可以至小金井乃由狹路而行之教而步西折而至田
間薊麥抽穗菜花盛開濃艷如畫心舒目暇又有一渠
紆余而流雪堤曰此蓋玉川之下流矣余視其水極清

冽水底小石可磨之而辨細波鱗之在山光相映四邊
林樹倒影呈疑寂寥無人迥有西趣踰橋而西南行
教而步地勢平衍煮澗嚶澗峯首西望富岳高聳積雪
推向朝日熨之祭然眩目道畔見一荒堂雪堤指之曰
古有武者修行者以研究此術為業迴遊諸國時或行
深山窮谷異家可以宿則以草為蓐以土為枕或露臥
於道上或就祠堂頽敗如彼者而宿焉其辛苦艱難不
可勝言夫而後始可窮此術蓋與以夷大名於天下今
我則不然義衣腹食怠勤唯意之聽而求辛苦如彼者
次要也有也而欲學業之成不亦已難乎吾今見此荒堂
百感生心不覺發妄言子以為如何余首肯稱善而當
時以為一時之戲言不甚經意今也雪堤公父母離兄
弟涉茫之大海凌數百里波濤而斷然但變本其意難
可想於是乎始知前日之言決非一時之戲言矣嗚呼

盛哉雪堤鳴呼大夫哉雪堤我豈不因此知已之言
以感興起耶終至大宮前小憩問路於農夫農夫曰
自此至小金井三里而遠行二里許余足大痛此隘道
極濶而兩側樹木鬱蒼時時唯見有茅屋三四家而已
絕無一兄悅人目者故路程雖實二里如十里之遠
暫而又問路程於土人曰自此一里余也余及雪
堤大悅益速步不復覺足痛道畔忽見一小金井之北也
色甚艷其狀極奇雪堤笑曰是已近小金井架有沼流而
教十町得一小流即玉川之支流也水橋架有沼流而
西南行樹益茂境益函而此流兩岸栢杉成林禽鳥和
鳴水燕然聞于足下鷄聲人語俱在翠微中又行十
教丁忽見一帶彩霞煌々熨眼是為小金井之櫻花漸
次行進又教而此兩岫皆櫻滿望要隘濃淡相雜高低
相承函艷異常璀璨奪目樹皆老幹合抱猶有餘而遊

文林堂刊

人極少稀見三四人耳俯而望水則長岷嶺嶺餅大牙差
互水流于其間狀若織文色若碧油盪擊極暴流沫成
輪雷騰雲奔千里一聯岸上砂磧硤固無雜草唯生木
瓜蒲葵之類乃能細道遠倚石而嘯披草而坐雪堤曰
斯樹之老斯花之艷斯水之清斯境之靜可稱四絕矣
遠非東台墨院之所及也余笑曰然譬之國小金井者
奇也晉也東台墨院者邾魯耳豈可與比肩哉
又行半里許至小金井橋之前後有茶店數戶又有
賣麥飯村酒等者余及雪堤就一茶店憩息問行厨瘡
飢腹雜々移時茶店主人曰櫻花夾此橋於中間東西
各一里貴客亦自此西行可以賣菟景乃又西行半里
許花不異於初而樹少疎竹叢立亦繼其隙連山群
峰攢蹙累積又定我隱見字竹林之間是日也天氣和
暄惠風徐至且以遠步也體覺頗暖汗流雷衣乃降岫

步又得二巨石如螺如殼
又見古祠下有礮如砥
而大抵此未嘗有探泉之
者往觀也此游期觀瀑既
涉石風招蔭飲石罅行一
遠士暉所先遣僕夫自叢
榛莽為導既達山巔眩目
瀑色漸近密樹陰交不遠
水具巖外不覺呼快瀑傍
車之如髮為瀑泉所洗殊
問其用曰為壘為帚無不
谷深奧不可久居促象公
奔湍中其氣古宕逼人而
諸前之如螺如殼者自有
仙凡靈復之別神山泉石
之

文林堂刊行

勝於是極其秘矣間乞末路
宇野春侯曰其氣古宕逼人
評此文孟夫子自適也
河崎怡奇曰叙事簡譽百諫不厭
東桂林曰胸中丘壑與神山奇勝相映發
固足眩目矣
百忘隱者記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也
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也
無我無物內外兩忘有夫人
能忘其可忘而可以忘
其不可忘者也人之具七尺
之軀也目不忘於色耳不
忘於色口鼻不忘於臭味
終身役之有而百年之期
至寧能時其不忘哉仙經曰
心欲死極欲活善忘之謂
也昔者廣成子高臥崆峒
者忘其可忘而不忘者存
也

藩侯也。提封數萬石。治民有善政。君忘其恩。民亦忘其
惠。知內有孽。壞之風。而君則託詩賦。而忘其勢。樂邑音
而忘其利。娛杯酒。而忘其名。段而退休。卜居於墨水東
頭。二年間。二罹回祿之災。變起倉卒。器物蕩然。隱君不
言自忘。天亦扶。隱君使善忘也。亡友柘田雪柯。曾以教
導。職遊于越。時君為蕃知事。雪柯投刺請謁。侍者延之。
於一室。良久。而障罔矣。君對。栗極三弦。而端坐。未接語。
哥邑忽起。如卷金石。舒徐即奏。極其妙。蓋俗所謂淨瑠
院本者也。曲闋侍者。閉障如故。少頃。侍者末傳曰。是寬
君接初見之人。禮也。再會。宜款語也。雪柯茫然自失。而
去。傳為奇談。今茲癸未十二月仲四日。余邂逅於誤社。
詩社。一見如舊。酌醪洒落。不設城府。如君者。善忘而真。
隱者可謂不負百忘隱者之名矣。余杯酒之間。問及雪
柯之事。君嘆曰。既忘矣。遂書以為記。

大林堂刊行

長和秋琴曰。其人甚奇。其文甚高。一讀之餘。使人忘
其塵滓。何等靈筆。

遊豐原山記

自丸筮東行一里。有山曰豐原山。高教百仞。山上多柘
樹。而眺望極佳。為諸山之最。以路之峻隘也。風騷之士
鮮有到焉者。故其名不甚顯也。明治壬申秋九月。予與
客。存焉。取路三壺村。經田屋村。而行。未幾。有坂。曰六樹
羊腸。曲折。取石。齒。噓。且。息。且。行。教。百。步。而。坂。盡。有。小。村。
帶山緣。竅。民家可教十戶。茅舍隱見。環堵蕭條。即豐原
村也。行又教百步。右傍有小溪。僅通人。寺木陰。茂。朝露
不晞。墜。葉。埋。蹊。踏之。藪。然。有。色。披。荆。棘。攀。蒙。茸。奮。氣
而。躋。有。谷。曰。修。理。路。較。閑。景。亦。頗。奇。去。樹。千。章。蔚。鬱。或
林。雄。風。欬。起。龍。嗙。襲。人。溪。上。教。十。步。樹。缺。而。谷。亦。窮。矣。
東望諸峯。卅岷翠壁。巍然傑立。呼則欲應。西南則滄海。

萬頃浩蕩，涵空水天一碧。此豈可放客曰：樂哉！時觀之。義也。非嚮之冒候，昨安知有此。魚子慨然曰：豈特此。行焉。然而已哉。字問之。道亦猶此。予其當初學也。峭此。困厄不堪。難苦半途而廢者。比之。皆是此。未及見。其。則駭然。有見也。日夜。優遊於其間。惟知其可樂。不可復。癸而忘嚮之。困苦難進也。是之謂學之至矣。顏子曰：欲罷不能。既竭我才。豈不然耶。行孟。則醉。酒。已。傾。而。樂未盡。相共酣臥山中。不知蒼然。暮色之至矣。已。傾。而。樂。詳曰：經困苦而後得樂境。此記立論所本。概句皆自。標之。洲。西山。冥。考。記。朕。化。末。妙。絕。

遊小村井梅園記

二月初八。余與二星約。觀小村井之梅。是日北風時作。飛沙走礫。余意二星必不來。開戶擁衾。偃卧一室之內。

文林堂刊行

迨自鳴鐘報食時。二星携二客而來。吟曰：先生起。誤明。日則。要。花。余。勉。強。從。之。攝。衣。裳。而。步。抵。柳。島。路。左。抵。過。板。橋。風。益。猛。欲。奪。巾。帽。者。屢。矣。象。岩。擁。頭。蓬。累。而。行。殺。十。步。覺。微。香。通。鼻。端。仰。視。則。梅。園。也。索。門。入。小。蹊。迂。余。九。右。皆。梅。一。水。自。北。東。溪。溪。鳴。玉。架。畧。約。通。亭。之。廣。可。坐。十。人。是。為。園。真。多。木。樹。落。葉。委。苔。一。白。如。鋪。雪。橫。幹。斜。枝。被。其。上。窈。有。袁。安。凍。臥。之。狀。既。而。風。衝。激。亭。則。高。邱。如。虎。豹。咆。噪。萬。花。為。之。紛。駭。立。誌。之。間。亭。白。邱。白。籬。落。白。池。面。白。顧。見。二。星。及。二。客。則。頭。髮。鬚。眉。衣。裳。帽。履。盡。白。凡。目。力。所。及。無。不。白。清。林。二。耻。有。句。云。行。經。林。下。風。皆。白。嘗。疑。風。有。色。無。色。是。詩。人。之。妄。誕。今。果。有。色。二。耻。不。吾。欺。也。予。日。主。人。設。茶。菓。待。客。今。則。懸。榻。城。竈。蓋。以。風。故。也。晷。既。昃。未。啜。午。飯。飯。寒。交。至。場。腹。雷。鳴。上。下。齒。持。擊。吃。之。或。色。余。謂。衆。日。顧。安。所。得。酒。食。辛。容。曰。駕。

遷息村舍尚覺聖香撲之縹緲花衣襟間也
許云苔山水月皆借以寫梅耳是烘雲托月法
又許云筆極穠極艷使人視之心醉絕妙絕妙
又許云非壁畫末段江上清心已下全是用太白清
凡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之意此
篇非本林潭行過樹下凡皆白者到更深月并香十
四字廣或一而言君使髯嶺見之必謂此兒已竊吾
衣鉢

三宜樓記

明治乙亥花蹤女史開學校於東京猿樂坊結構宏壯
偉麗女弟子數十名寓其字舍焉自讀書習字以迄繪
畫繡維算教女史皆因其請而教授之可謂盛矣校之
東南障皆用玻璃清敞玲瓏如坐碧空女史教授之暇
東

大梅堂刊行

屢延余樓上問奇置酒一日天寒雪下余東望駿河
臺玉樹皎然如畫乃叫奇曰斯梅最宜雪連引巨觴遂
大歸而歸一日細酌至夜忽大月落杯中余欣然開口
吞之胸宇清爽四顧明朗如身在冰宮乃大叫奇曰
斯梅最宜月丙子之春又飲于樓上花紅柳綠彌望十
里蓋諸官員各占邸第園中所栽之花梅皆送紅流翠
成斯樓之觀而女史所栽之櫻海棠薔薇之屬自樓
上揆者之亦殊嫵妍可愛也乃更叫奇曰斯梅最宜花
既而曰斯樓既宜雪宜月又宜花宜命三宣之梅也已
女史欣然曰善矣哉先生之名樓也請記之余曰女史
既妙字繪畫斯樓之宜爭雪于月于花宜自畫之何復
借我文哉雖然余之所望于斯梅不特在雪月花而最
在如雪月夜者女史董陶已盛矣他日明下所出閨秀
其節操必皓潔其知識必明瑩其藝術必明下所出閨秀

不。叫。絕。倒。曰。彼。如。雪。此。如。日。午。夜。是。則。三。宣。之。大。觀。何。得。

醒。醉。舍。託。

三百五十九日醒而一日醉者竹也三百六十日醉且
醒者主人也其醒也於酒故嘗植教竿之竹於庭又常
下則琅玕之酒於樽奉職務營家事之暇緜帙於軒窓之
醉笑一醒一醉不復知死生寵辱之為何物其樂無以
尚焉鳴呼人之醉不復知死生寵辱之為何物其樂無以
醒於竹而醉於酒日二物之外耳君夫虛心則氣可以
資於履德者余固將從事於二物之內以進於道也遂
以為舍名且託以自警

南橋許杜康子猷一笑于地下矣

迎月樓記

明治三年之夏余之遊天作也訪重水佛土精舍之主
茲公寓余于迎月樓而求其記樓之東南連山如屏有
池接樓下至滿月之夜置酒迎月自峰角升則一盃
金波欲灑于池心于杯中依夕清光末照座人仙夕字
有巖桂之思笑不覺吟絕奇酒未半謂公曰紀絕奇之
景非人奇而文奇不能也余也為人既凡焉能記之敢
辭公曰小子固奇先生為人又奇先生之文猶空谷聞
奇於先生之門往來數年矣今者先生之末猶空谷聞
楚音也之喜喜于迎月且樓前之月常存而先生之
寓不也君揭先生之文于樓上則先生之末猶空谷聞
敢請余曰晨既奇而公言亦奇一奇則先生之末猶空谷聞
乎雖然余半生聽軒教奇絕人莊周所謂暗于人而侔

文林堂刊行

于天者耶。疇于人之奇。或可以敵二奇。寧醉後乃不顧

二凡而託二奇云。雲石評十五箇奇字。聯綿成語。乃是奇文矣。南橋評有此片業。瑋應勳論降之在耳。

養蠶場記

后妃夫人躬桑之禮。其來尚矣。史稱。雄略天皇詔諸國。植桑。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爾來親蠶之事。廢而不行。今上天皇之卽宇內。文明日開。度績咸懋。而尤留心民事。中宮躬養蚕之勞。至大之德。誰不欽仰。然而民庶奢侈。俗未全改。婦女不知蚕織。為何物。至甚。徒吹彈哥舞。為衣食者。往往有焉。非可慨歎之甚乎。我邦風土宜桑之地。頗多。是以近年外國輸安之品。蚕絲繭絲。繭絲為最。第一。而吾阿波國亦宜樹桑。其履蚕治絲之家。鄉閭間有。然僅足充家之用而已。昨復賀後二位公之為藩知事。

支錄堂刊行

也將大開之。以丹後人真石井純一為教師。令民間莖。葉多。樹桑及藩政之廢。乞故德島邸地為養蠶場。明治六年始。就事。粗有成規。七年以保科正脩為主務。正脩稍改舊規。焦心勞思。夙夜匪懈。與其屬川田達太郎等。同贊成。以從事。於是其業月盛。日昌。其意不止。利益。國家將欲一新婦女怠惰之風。習也。公之奉正。脩之勸。可嘉。獎焉。此場東西五十二間。南北七十八間。以三之。二為桑園。養蚕。蒸繭。繭繅。絲織。紅名。有室。又有。塾。有染房。有庫藏。凡百器。械。無不備具。蠶。婦。機。女。皆取。諸士族之家。分職。有課。進。退。有。序。教。育。之。勤。忝。度。之。嚴。無敢違失。是以婦女皆樂而就此業。九年春。將盛大織。經。場。中。絲。縷。不。足。取。給。乃。僱。買。國。內。繭。治。而。用。之。拮。拮。精。良。之。綿。名。以。德。島。織。其。品。与。天。澤。織。武。州。絲。織。相。抗。

衡一年織成之教既至六百端自今之後積而大之則
 至哉干端之多可立而待也於是上以廣國家之利用
 下以厚婦女之生業公之舉正俯之勤可期其大成也
 嗚呼盛哉抑孝竊有感往年廢藩之令下也其編籍於
 卒士之族者官賜祿惠養深仁厚德至矣而公豫度賜
 祿之不可保久將獎勵士庶使人名樹立家產無寒餓
 之患建設冊場為之率先公之意誠美矣而士庶尚不
 為農桑工費之資游手坐食自以為吹彈哥舞者不
 斯輩其塊蚕織之女也因矣其與以為吹彈哥舞者不
 間不能以寸也觀此場可不深者乎哉明治十年六月
 記

豐岡茨墩曰莊重典雅首尾完然如此高文可以鳴
 吾地方工業又曰吾所波國蚕桑國史令式所多載
 今以桑為村名者間亦多可知古盛而今衰也

文林堂刊

凡人情好奇而賤舊有重異而貴新有是故遇奇事則
 驚見異物則遷舊明之不可親而新人之厚恒奎之不復
 而僻至之走然而可甚愛者未嘗不愛衰之速也得君
 子之愛物也必於人之所忽棄不離常範不也或固在
 至淺至近中而不可愛者存焉夫柘不擇地而生則窮
 陬僻隅函溪深山到處而在乃君都城之中莊固之間
 迤綠遠碧舉目亦是其品屬陳腐其物非新奇多碌
 々若無可愛者然而言其用則不堪巧雖細縷而有
 棟梁之昂矣言其賢則不有妖葩麗花而有晚周之操
 矣由是視之生種中為人所忽棄不離常範不也或固在
 在至淺至近中而不可愛之存焉者莫柘之若也士君子
 用愛柘之心事朝則無益巧蕩上而在公之務專矣用
 愛柘之心以處身則不肯親棄舊而蓋舊久教之文全

柘奇記

矣吾友大庭君瞻大而心小目橫而鼻絳嚮奉職於北
海道於青變嶽於君招嶽今出仕氣鬱勃蓋人以為奇
尚自号君資性閑豁色發金石氣鬱勃蓋人以為奇
異非常之士而其愛於平之之招者蓋亦有說也顧奇
之極為正而異之極為常猶日光七色絢爛合而歸素
耳然則指君為奇異非常之士可也指以為常德無射
之士亦可也且夫宸暑推移而招之冬夏一色者實為
常中之奇矣榮辱更迭而君之夷險一節者實為奇中
常矣余知君虽奇士然其聽訟決獄也必不立異以為
高不逆情以于譽作私奇記

吾海樓記

河田子温尾池有文相謀築樓于福島西岸以為眺望
嗟息之所其名未命而有文東遊有江戶一日子温觸
余于樓上索命且記之余倚欄回顧東北開豁黃薇之

文林堂刊行

山鹽飽之島所連錯若且記之渺漫之中蒼翠之色遠
者深而如抹近者濃而欲瀆君夫雲烟之閑闔禽鳥之
聚散賈帆復艇之往來上下頃刻變化者其狀不可窮
也猶中余乃謂子温曰我邑豪族大家大率設別墅于
北平山海渚而其居与市屋陰冢相接地勢狹窄海山
之望幾占一面而已未有如此樓之高且豁也然則他
人之于海山所謂窺一斑者而二君則豈非見全豹也
子請命以吾海如何子温曰過煥非所當也然既辱
名敢不唯命是從予曰萬物生育于氣海之中而其理
微妙窮之甚難而二君之于醫術虽有溪蘭之別其字
諷博其技精妙窮氣海萬物之理而崇人身疾之因
依因投藥肉枯起死其功甚鉅則謂二君吞氣海而藏
諸胸中其誰曰不然其二君酒量吞海其誰曰不然吞
鯨之吸百川則謂二君酒量吞海其誰曰不然吞海之

實有以三美以命此橋其誰曰名實不相副子温曰溢
義非所當也愉快之言欲致諸有文以不賜也請速記
之。余曰諾哉橋之成蓋在元祐甲子九月而記之實慶
應丙寅五月也

南橋評非作者亦有君悔之筆則毋得此致彌哉

柘北寄傲園記

稟棟梁之才於天而生拔虬龍之身於地而立怒鱗傲
骨盤根勁節凌霜雪以俾四時之綠突霄漢以為万木
之長此其柘之為狀欤乃至風之度起傳邑月之上布
蓋最清韻蒲酒亦木止矣矧之傑木也予謂唯夫如是
何甚與士之豪邁不羈抱棟梁之材足以擔大任文思
富贍擅翰墨之權足以流芳名似有而又與其王公之
庭疾人之園莫不托根而人亦莫不愛賞之何甚相及
焉予顧夫斯文者世人所忌况其豪邁不羈不能與世

文林堂刊行

浮沈者勢不得不然也於是予士亦超然出於風塵之
外維情於丘壑寄傲於林泉樂與文以老試可惜矣然
則天生斯士何甚與松相似而又何甚相及殊為可惜
而並似者亦有之意者似與又者常也孟似者非常也
傑士之出宜然矣是以古末英傑之士得時而起而
策偉歟流芳名受棟梁之仰重名於竹帛者何古無之
史之所載歷々可指焉江村先生天資豪邁識高學博
視高堂大厦不異葦門圭竇所謂不羈之士者欽其自
知不容乎世也立風塵表不馳邑利游則登名山航大
川知天下之小矣斯文之華歸則擇地佳居末寓函蘭
通之大安於彼蒼之命今又遊都下之喧極末寓函蘭
之地其亭抱一大地蒲葦爭抽矣暇辟之娛扁曰柘北
畫鳥喚書窓之夢至遊日聘懷極視聽之博扁曰柘北
寄傲蓋先生之意安於及也然讀之高學之博扁曰柘北

其或感戴有

讀我書屋記

陶淵明詩曰孟夏草木長
遶屋樹扶疎眾鳥欣有托
若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
時還諒我書余愛其寄興
清遠韻響冲澹嘗居田里
插詩中字扁小有曰諒我
書屋比踰有室始就官拮
据于刑獄傳書之間既而
遷文職載筆徑駕于江都
適訪鹽谷君識之于大城
西山青之里君亦名其居
曰諒我書室嗚呼雖然與君
周田園桑麻未嘗不往來
懷况有君嗚呼雖然與君
參高相障未敢得握爵而
託何以南知君所得請姑
舉嘗所自樂者記之余之
鄉僻在海南氣候殊溫方
其東作雨晴日和土膏漸
釋余亦從事耕鑿午倦還
家楊柳復兼磁身滋勞而
心逾逸詩所謂日之夕矣
牛車下末

文林堂刊行

殆如代余叙景遠鐘傳留墟里生煙還則燈已照矣乃
又諒書悠之會心或拙童子授讀膝下燕然不知人
古有仕官之苦羈旅之愁也淵明高臥北窓自稱羲皇
上人余田園風趣略與得陽似而民亦淳朴俗習簡端
虽不可比倫義皇抑亦有可喜者存焉此余之樂也易
曰費于丘園束帛交之解者以為費于丘園務農事也
束帛交之徒樸素也夫務農桑徒樸素君于教民之道
耳乃若余所樂擴而充之未伊非教然今有綠代耕祇
役于里不啻不堪家人際商之憾橫經誇人耶君小長
絲慶益發髮皓然而老矣惡得免淵明笑人耶君小長
干都下志利耀前而不為之眩文章學殖足費于丘園
而韜光於澹素教十年猶一日所謂白雲無咎者終始
無愧於淵明者非君誰望子哉鳴呼范一壺鰲宙知已
人可赴淵明于九原則當殺鷄黍燕料一壺鰲宙知已

不求甚解之妙而年非其人君讀書之旨烏得而表之
社評寫我之所樂以記彼之所樂又犀經語不與明
述彼我之所異終歸不求甚解之妙在扁不板不與
坡轉有凡致

月觀記

花月之賞已畢還就宿夜已過三更疲甚一睡到曉覺
則奇寒沁骨髓甚白起推戶見雪積于地三四寸連
呼奇又呼酒滿引大釀與同人之復越真福到昨夜翫
月如銀溪山不異丹崖碧巖更增一倚一白玉堆花亦加
寂如初翻阿郎之面其美更增一倚一白玉堆花亦加
溪光益碧作縹玉色耳每溪之清是為極矣古人論
梅謂讓雪三分白然雪以勝梅以清是為極矣古人論
之詠雪梅云彩艷不相因是為可為定論已此行既收
月之奇今亦弄雪梅之清天賜我何厚也欲往覽前

路之勝以步履艱而止舟中既覽尾山諸峯又欲西觀
桃野綠轉棹則北岸所未見之突兀躍岑樹石雜焉
蚪龍虎豹譎詭夭矯有一石如人之冠而曰烏帽子
巖水益駛搏磔硯稍後處倚而窺之徹一見衣游與
可教花片點波輒既啞之魚所得而遊之梅一花燿燿
苑野在前地勢絕黃茅教家無漸現也於梅花燿燿
間如臨宮闕關在白雪中可望而不可即也蒿夫云此
溪每度月灑躡花開水變作一何多也恨一時不能保
焉記之也侯他日此溪之奇一何多也恨一時不能保
離蟹寺教步橫嶺並溪路在半腹雜樹交柯蒙翳其上
鏘然有芭耳抵加賀琴教十家古居山腹東家柱礎與

西家屋背上下相及累之層起地極荒陋罕觀外人望
門求高性之驚訪山泉清冽盪下夜半側耳聽之連筒道
引之若室掌厨莫不滴盤溜下疑心未終焉起而推戶正
兩急至天明知是泉也而高山邑屋万家鱗次櫛比仰視
象星滿天而後寢乃安高山邑屋萬家鱗次櫛比仰視
為市四方之貨駢集殷然成一邑萬家鱗次櫛比仰視
翠可挹山泉教通分渠而入焉防小菴既在山間地
琴晏玉日夜錚然又夜無可致石歛已老溪未長日
又當暑月不但海物不復可致石歛已老溪未長日
但進禽皮麪筋耳居月余將有禱之小八賀鄉產
馬戶別蓄二十余匹放牧山林百千或群臥者自以越
者自起交頰相靡分背相踈如畫豈無一鳴未遇其人耳
之枅帖耳雜居于其間哉但若仰頭一鳴未遇其人耳
迥二位鞍朝二馬池月磨墨土人傳為之於此非也

文林堂刊行

盛衰記池月岑於陸奧七戶磨墨出於三戶但業續日
本紀文武大帝大寶二年飛驒神馬大赦天下當時拔
之予此群中亦未可知也想其及百寶給頭下當時
亦禁門而後人方悟其迥然不傳乎危馬也嗚呼其
亦晚矣

杉田村觀梅記
余幼時陪家君杖屨遊枚田村觀梅今二十余年恍
如夢思再往而未敢去歲從天瀑林公訪金橋櫻花真
為偉觀不徒吾武罕憐也他州亦或與之謂吾武之
勝槩惟有杉田午金橋以花為勝是不可以無記因備
記其遊矣枚田則猶有強有今春冰霜早解天氣和電
於是觀梅之興乃拉三谷恂南平也清士以正月八
日癸投宿金川驛是日朝雨霽而高曠薄暮西北風起
逆旅主人曰此以盡夜而歌盡賞船枚田距此四里而

遠不如一葦抗之近且便謀諸二子議不諾乃止翌
早風未歇來抵程谷聚左折曰石離及冰草沒鞋及
魚田豁如田饒不二三山一青一白殊為佳觀迤邐不
歷太田村井戶谷村抵大園村遇農夫問路農夫曰自
閩村而入二里而遠徑赤德山陔而捷乃既捷徑冥
造其巔對木轆轤茅茨蒙蜜穿教百武婉然而下則條
野豁東南見海左為錦屏右為金冷山麓為奕村中
原村稱南為松田村可目歷而指教風已歇海面如熨
於是知逆旅主人之言不吾欺然得此佳境旁亦可優
也既抵奕村田間往往見梅由馥時未襲人衣裾左見
釋宇曰林泉香庵又教百武為中魚村野水分派敵可
鑑而梅花掩映之度橋南百武是為杉田村得一巨
利曰東漸寺多梅有鐘永仁六年鑄造實五白年外物
銘亦奇石可玩余曩聞村有老農曰善惡居士歟解韻

文林堂刊行

事既寺路遇一禿翁因就問之翁即居士也喜甚引
至其廬環廬皆梅不知其幾教株居士曰公等暫解裝
道途村中可也田象與可供者晚時炊梅花節幸一商
以觀夜梅頰足清賞余謝之乃穿林間先攀妙觀寺
後山至山腹回瞻伽藍埋沒於梅花中一皆白雪世
一極其巔俯瞰花光雲歎遠近相舍而海濤具然磨
一大鏡煥燦徃來於其間誠為絕景不獨在梅花而已
既下山而南有小塢置八幡祠之外百步左右皆梅有
石華表之外即農戶園圃相鄰其梅皆奇絕有往可歷
觀一家所植凡四五十株老樹一痕七八奇絕有往可歷
抱者章六七章有仆而復起之而復仆成虬龍狀者有
半身枯而花尚繁者有長條倒水如根株異蟠屈如
泉者有全幹蒼蘚不露樹皮者有根株異蟠屈如
有鐵枝百如兵戟相交者其餘種種異狀不勝其羣

名梅二子欲面觀之系掉頭日否之既飽於太字矣復
有所下筋耶不顧而太二子追蹶遂以薄魯歸是夜月
清瓶插教枝對花作記子以醜金橋遊記時文化四年
王月初十日也

管公画像記

公諱道真姓管京氏參議是善之子性明敏以才德聞
拜著作郎寬平中遷文章博士編國史拜遣唐使後上
書罷本官救海使裴頰見公詩咨嗟云風調韻格美白
樂天其文藻可以擬矣字多帝傅仁于皇太子奉公為
右丞相同藤原時平參決大政時平以著姓位公之右
而器宇狹陋忍行不義至舊伯父專以為室是以朝野
屬心于公時平妬之後帝朝上皇於朱雀上皇曰右大
弓苗德並高海內景仰宜奉天下任之時平聞之猜忌
益甚時大納言德光以皇親位在公下意不平之時平

大休堂刊行

知之密与之結又与定国管根耦謀所以陷之文章博
士三好清行慮其及禍贈昏勸避政權公乃教辭官不
聽既而諛邪觀黃多方陷之帝有惑志昌泰三年貶公
太宰權帥上皇親見帝救之奸臣拒門不通上皇傷歎
而還延喜三年公夢於筑紫鸞鳳伏竄而鳩泉朝前嗟
呼長哉後六年時平薨天又勳威以彰公德乃救建祠
北野而祀之贈正一位大政大臣祭儀甚隆而世謂
公墳坂為雷降崇以誅無怨尤觀其詩而可見也巴城
天資乘素化而行毫無怨尤觀其詩而可見也巴城
像表叔清水晶君之所藏也予得而拜之乞哉德與焉
匹名与日月著公薨既十年家伊置其像必建其祠
至是章是牧豎皆能知公之名稱公之德非甚盛德豈能
云如是哉予童愚晨仰者及乃記其行事聊寓希慕之意

名陸先生序、立有者、係、尋、章、字、句、意、合、規、度、唯、此、文、
辭、乃、足、大、驚、人、况、其、誠、達、理、明、依、其、時、情、洵、如、觀、大、
海、是、神、童、也、乃、管、靈、之、後、身、子、

南朝之忠、小楠公画像記、天資聰明、忠教端正、文能懷、
能感人是、以寡能推、衆小克制、大有方、元之、末、克、始、
彭之、薰灼、天地、皇帝、奉神、而蒙、壇、州、葑、良、將、義、士、後、先、
死、已、殆、尽、公、獨、慨、然、而、奉、乃、父、之、訓、纒、乃、父、之、業、以、討、
賊、報、讎、恢復、神、統、為、已、任、誓、由、一、勝、驕、將、寔、瞻、悍、卒、禪、
魄、固、守、不、肯、改、既、而、事、極、一、轉、及、深、冠、不、可、禦、浩、然、以、
躬、命、殉、千、國、以、引、皇、統、而、致、之、于、四、所、餘、年、之、久、豈、不、
偉、乎、義、氣、貫、天、日、精、誠、感、鬼、神、至、今、上、百、余、歲、其、更、名、
芳、躅、燻、々、烈、々、馬、卒、牛、豎、猶、且、疊、々、予、述、其、事、而、不、衰、
詩、曰、改、世、不、忘、豈、非、以、有、異、乎、毅、也、不、育、仰、止、久、之、今、

拜寫照、感激之余、謹記其行事、聊寓欽崇、敬慕之心云、

唯有竹居記

處士卓翁、買地一區、莫行軒、豁、教、十、步、間、無、雜、樹、攝、居、
中央、環、而、植、者、皆、竹、也、劍、拔、真、立、扶、疎、交、加、綠、光、映、清、
氣、滿、因、扁、曰、唯、有、竹、居、々、々、下、復、石、爰、々、々、可、以、枕、有、白、水、
一、脉、洗、竹、根、而、奔、可、以、漱、有、處、士、考、槃、于、斯、曰、永、失、不、
過、一、日、延、予、記、之、予、謂、處、士、曰、夫、竹、之、為、物、也、中、虛、而、
節、高、可、摧、而、不、可、辱、魚、衣、而、姿、妍、魚、香、而、氣、清、冬、不、
枯、嚴、冬、不、凋、而、其、用、又、廣、矣、刻、以、代、瓦、裂、以、作、簞、孤、失、
之、利、可、以、威、天、下、罕、望、之、晉、可、以、調、八、風、詩、人、以、比、魯、
聖、武、公、之、德、吾、賢、以、為、不、可、一、日、無、也、君、良、有、以、也、君、
子、之、行、蓋、亦、如、此、種、學、績、文、以、脩、之、已、有、能、用、之、者、則、
所、在、辨、其、職、焉、處、士、植、竹、以、待、用、蓋、亦、有、寓、焉、耶、處、士、
曰、我、敢、雖、然、諸、為、予、記、之、乃、記、以、揭、之、

文林堂刊行

思軒先生評、乃遜於外、所以竹色亦蘊、頌慶士、只
桂竹二句、而如士亦與年蘊、
官隱先生評曰、桂竹隱居以待用、則吳德非賣亭也、
以意含蓄得妙、

名和長年画像記

公氏名和、諱長年、為伯耆國會長、郡名和、在地頭、正慶
中、補左衛門尉、任伯耆守、公忠義、當天性、雄武而有智
畧、元弘末、兇焰汚金闕、天子狩遠島、公慨然奉義、督兵
迎聖駕、船上、一戰、殺佐々木昌經、降佐履前司、掃蕩兇
能、膏輿、復歸金闕、公之功、為多矣、既而尊氏、負功、杖金
群、不逞之徒、踴躍和之、勢欲誦之、日揚月熾、天子奉神
畧、而蒙靈四方、公寔之、致匪躬之節、一以許賊、為已任
曹、与楠氏、結城氏、率三千余騎、以擊、教萬賊、破、將長之
肝膽、派士卒之膏血、有以寡摧衆、以弱拉强者、教而笑、

邪臣、攘帝之裔、因脈、蹙于、此、而賊、勢、張、千、彼、事、至、不可
為、終、戰、死、于、大、宮、小、路、夫、南、朝、之、瓊、尾、猶、葵、萑、之、榮、幕
上、而、能、得、延、三、世、六、十、年、之、祚、者、誠、藉、良、將、義、士、忠
奮、捍、護、之、難、持、之、也、及、延、元、之、末、良、將、義、士、死、已、殊、盡
矣、其、遺、志、于、南、而、翹、燕、于、北、者、比、々、接、踵、而、挺、然、全、節
而、死、寥、々、于、如、晨、星、也、如、公、所、謂、守、死、善、道、者、非、耶、其
忠、精、義、氣、長、年、日、月、不、朽、矣、顧、公、之、於、梓、氏、義、田、氏、其
忠、氣、切、謀、蓋、亦、在、于、伯、仲、之、間、矣、而、公、殉、國、五、百、年、年
于、此、吾、人、津、々、于、能、述、二、氏、之、事、而、或、有、不、知、公、者、予
為、公、慨、之、既、讀、國、史、而、得、詳、知、公、之、行、事、有、今、得、公、之
肖、像、而、拜、之、夫、諒、其、畫、而、想、其、人、况、親、拜、其、像、而、識、其
心、範、予、徇、不、勝、欣、崇、之、至、也、因、作、畫、像、記、

息軒先生評、論義仲、惜智勇而不守臣節、况長年、惜
守臣節而人不極明之、忠愛慈祥之氣、常藹然於紙

